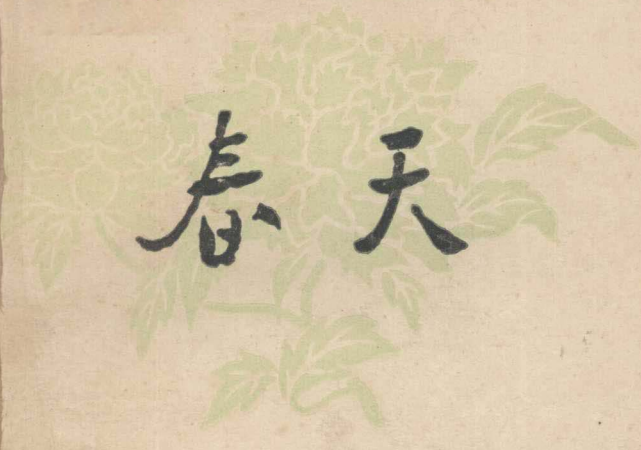


湖南省1957年小說散文選

春天



湖南省文学工作者协会編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湖南省 1957 年小說、散文選

春

天

湖南省文學工作者協會編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58年·長沙

編号：(湘 0902

春 天 (湖南省1957年小說散文选)

編 者：湖 南 省 文 学 工 作 者 协 会

出版者：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—号)

长 沙 市 新 村 路

印刷者：新 生 印 刷 厂

长 沙 市 鹿 洞 里

发行者：新 华 书 店 湖 南 分 店

开本：787×1092耗 1/32

印张：5 9 /16

字数：113,000

1956年4月第 一 版

195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—— 7,200

前言

1957年，是不平常的一年。

这一年，我們的社会主义祖国，經歷了一次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的偉大的社会主义革命。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和反击資产階級右派的进攻的斗争，取得了偉大的胜利。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，出現了开国以来的又一次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。

在文学創作的領域內，也經歷了一場极其尖銳的斗争。当我们回顧1957年湖南省的文学創作时，就不会忘記：与全国各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瘋狂进攻的同时，湖南文壇上也曾經一度黑云乱翻，文学界的右派分子，也劍拔弩張，大举进攻，瘋狂地攻击了党的領導和社会主义制度，并且阴谋篡夺文艺界的領導权，散布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；同时，文学上的修正主义逆流，也曾經一度泛濫，种种所謂“干預生活”、“暴露生活的阴暗面”的謬論，也风行一时，在文学創作上出現了一股歪风。但是，我們絕大多数的文学創作者，並沒有在大风浪中迷失方向，仍然坚定地遵循着党的文艺方針、路綫，积极地为社会主义进行創作，在“百花齐放、百家爭鳴”的方針指导下，取得了可貴的成績，創作出不少有益于社会主义建設的作品。

檢閱一下湖南省1957年的文学作品，就可以看出：作者队伍扩大了，作品的質量，也比以往几年提高了，描写的題材更加广泛了，表現的形式也多样了。特別是反右派斗争之后，

文学創作界更出現了一片新气象，我們的文学創作者，更积极地反映了当前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和斗争，更好地表现了事物的本质。应当着重提出的是：我們的文学評論队伍，在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力量，在紧张的政治斗争中，写出了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較好的文章。

总之，湖南省1957年的文学創作是有成績的，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大旗举得更高了，文学創作者的社会主义干劲和钻勁也空前增長了。

为了总结这一年的文学創作成果，我們特編印这一套选集。一方面，可以为广大讀者增加一些可讀的作品和評論文章；另一方面，也是給右派分子一个有力的回击。事实可以証明：湖南省的文学創作，不是枯萎了，而是发展了，繁荣了；不是衰退了，而是进步了，提高了。而且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湖南全省的文学創作者，也將和全国整个文学創作界一样，在革命高潮中，鼓起干劲，力爭上游，为人民、为社会主义积极創作。我們完全可以相信：在不太長的时间內，湖南省的文学創作，一定会出現一个全新的局面，一定会获得更大的丰收！

这套选集，按文学評論、小說散文、詩歌等体裁，分成三冊出版。戏剧和曲艺作品因为已經分別出了單行本，为避免重复，就沒有另出选集。另外，篇幅較長的小說和詩歌，也不在編选之列。这一点，有必要向讀者和作者加以說明。

由于編选的时间匆促，加上我們閱讀的范围不够广泛，遺漏和不妥的地方，一定还不少，希望大家批評指正。

湖南省文学工作者协会

1958年3月1日

目 录

四十年前的爐边談話·····	毛华初(1)
彭德怀同志二三事·····	顏 甫(3)
賀龙將軍的空城計·····	赵清学 張启正(8)
伐木者的野宴·····	王以平(11)
地下斗争的一幕·····	王中杰(23)
乳汁·····	何潞洲(34)
腊妹子·····	周立波(40)
禾場上·····	周立波(59)
壠头杂記(之一)·····	蔣牧良(66)
一張預分單·····	向秀清(73)
春天·····	謝 璞(88)
布谷声声·····	朱力士(104)
爷爷·····	徐伯青(118)

李二伯进城..... 刘 勇(126)

黑板报編輯..... 金 戈(132)

当列車开往莫斯科的时候..... 朗 月(137)

我值班这晚上..... 王光明(143)

小铁丸..... 异 陈(147)

春迟..... 未 央(156)

四十年前的炉邊談話

毛華初

一九一七年冬天的一个深夜。在韶山村的一間屋里，松柴“拍拍”地燃着，炊壺冒着白气，“呼呼”地响。王叔南、賀表妹等人，正在爐边閑話家常。突然，厅屋里傳來“咚咚”的响声。“哪里这样响？”王叔南喊道。

“我下楼啦！你們怎么这时还没有睡？”毛澤东同志一边說着，走进房来。他当时还在一師讀書，是放寒假回来的。穿的是一件庄青色的棉布袍，走起路来，帶着一股风。

“四嫂，四嫂。”毛澤东同志一踏进門，就帶笑地喊道。

“什么事？”王叔南見他滿臉笑容，詫异地問。

“好消息，好消息。”毛澤东同志随手拖了一条長板凳，坐下来，然后拿起火箸，敲着柴块，眉宇中显露出一种从所未有的高兴。

“什么好消息囉？”王叔南更詫异了。“你得了一个什么宝贝？”

“嗨呀！这个消息比撿了宝贝还好。”毛澤东同志把兩手一举，一字一句地說：“告訴你，俄国已經共产了；我們也一定要学她鬧革命、搞共产……。”

“搞共产，听你講得倒好，”王叔南不无緊張地說。“那要好多头来杀囉！”

“杀头，”毛澤东同志兩手往下一按。“杀头也要干。你曉得：共产了多好！国家也不会扯皮了（指国内不会再鬧軍閥混乱），你們妇女自由了，婚姻問題也不会扯皮了。”

“什么叫婚姻問題？”王叔南不懂这名詞，就問。

毛澤东同志通俗而又詼諧地答道：“这都不曉得！堂客和男人的事情就叫婚姻問題囉。”說完，大家都笑了。

“三表哥真是奇人，尽想些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。”不爱講話的賀表妹插了这么一句。

“你以为这是奇怪事嗎？”毛澤东同志把头一轉，对賀表妹說：“不，我們不只要想，也硬要照着做咧！”講完后，哈哈大笑地跑到他楼上房里去了。

这故事是前几天我母亲王叔南講給我听的。40年前的爐边談話，如今已变为現实了。我听着这个故事，想着毛主席所說的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給我們送来了馬克思列宁主义。”呵，十月革命，你真是人类胜利的曙光，你把我們的祖国引向了一条无限光明的大道。我也想起偉大的領袖毛主席，他的眼力是多么卓越，多么深远呵！

这里，我情不自禁地高呼：

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万岁！

中苏友誼万岁！

1957年11月1日

（选自“新湖南报”）

彭德怀同志二三事

顏 甫

第一次見到彭德怀同志

一九三〇年十月，我到了三軍团总指揮部，上級分配我做邓平參謀長的公務員。以前，我只知道三軍团的总指揮是彭德怀同志，可是从来沒有見過面，到总指揮部的第二天，我就問他的公務員毛正武同志：“总指揮是个什么样子呀？”

毛正武同志說：“看穿戴和我們大老粗一樣，麻草鞋，旧灰布衣，只有这里不同，”他用左手摸着嘴巴說：“滿口絡腮胡須。”

正說着，一个身材魁梧，滿口胡須的人大踏步走过来了，一直向对面房里走去。毛正武向我眨眨眼睛，把嘴湊到我的耳根下說：“这就是彭老总。”我帶着惊奇的神情一直望着他进去了，心里还在想：这哪里象一个总指揮，和我們战士一个样嘛！头戴一頂灰布篾帽簷的旧紅軍帽，身穿一套旧灰布衣，褲子上还补了兩個补疤，脚上是一双麻草鞋。要講他和战士有什么不同，只是右肩上斜挂着一个黑不黑，白不白的旧皮包，听毛正武說：这旧皮包是彭老总心爱之物，里面裝滿了軍用地图和重要文件。

有一次，管理科的刘浩同志看見他的衣服旧了，跟他送来

一套新衣。彭德怀同志忙問：“送來做什么？”刘浩同志說：“你的衣服旧了，該換一套。”彭德怀同志立刻沉下臉來，很严肃地說：“現在革命还没有成功，老百姓的生活很苦，我們就先講究生活來了，這還叫革命紅軍？我的衣服還可以穿，快拿回去。”刘浩同志紅着臉，二話沒說就退了出來。

吃 雞

一九三一年，我們三軍團總指揮部住在江西省會昌甘竹地方，我就開始當彭德怀同志的公務員。一天到晚，彭德怀同志的整個心思都用在作戰計劃、行軍、宿營上。戰士們睡了，他還要打開他的旧皮包，拿出軍事地圖鋪在桌上，看了又想，想了又看，有時工作到半夜過後，有時一直工作到天明。當時，蘇區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中，生活很苦，尤其是缺少鹽，彭總也和戰士一樣，有鹽同鹹，無鹽同淡。供給部為照顧彭總指揮的身體，要每月津貼他三、四元的伙食費，可是他不要。有時我們私人湊些錢，弄點好菜給他吃，他總要問這是哪里的錢，如果說是我們自己的零花錢弄的，他還吃一點；如果說是公家津貼的，那他就要批評我們。一天我們發零用錢了，我心想他日夜不休息地這樣勞神，應該要吃點好的滋補一下，我就拿他的零用錢買了一隻雞，炒給他吃。他首先就問：“那里的錢？”我說：“是上面發給你的零用錢。”這時，他才笑着說：“如果是公家特別開支那可不行。好吧！你快去請鄧參謀長，還有你和毛正武、王力祥三個小鬼，也一起來打打‘牙祭’。”說着他夾了一塊雞肉往嘴里送，看着我說：“雞子炒得是好，嗯！要是多放點水，煮點湯，讓全參謀處的同志都喝點就更好了。”我沒做

声，心里可怪他只关心别人，太不注意自己生活了。平时給他炒的鷄，他总是要我送一半給滕代远同志和参謀处的同志，剩下一半，还要喊我們几个公務員一齐来吃。

讓 馬

彭总有一匹馬，个子不算太大，可是，真算一匹好馬，全身烏黑发亮，性情很急躁，生人莫想去拉它，只要你一走近，这馬就又咬又踢。行軍的时候，彭德怀同志不常騎它，总是讓給伤病員同志騎。有次，由良村出发，走到中途，彭德怀同志看見一个战士睡在路边草地上，忙問：“你怎么啦？”战士有声沒气地答道：“有病。”他連忙跳下馬來，双手拉住馬龙头，对那个战士說：“你騎。”那病員看見彭总指揮讓馬，死也不肯騎，彭德怀同志的胡子一翹，說：“我命令你，赶快騎上去！”又要馬夫来扶住他，病員沒法，只得上馬，彭德怀同志就和馬夫跟在馬后走。

彭总指揮的度量

那是第二次反圍剿的时候。有一天，我軍出发打东村。第二师的前卫部队已經接近了敌人的前卫部队，后卫部队坐在路当中休息待命。彭德怀同志和邓参謀長等三十多人，一路小跑步的跑去看地形，傳令兵宋宝海手执一面小三角紅旗，跟在彭德怀同志的后面，一路大声的喊着：“同志們，靠一边！”有一个战士，黑面濃眉，看样子是行軍很疲乏了。他朝后一看，只見一个人头戴旧帽，身穿旧灰衣，小跑步地走来，后面跟着一队人。他以为是战士，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。彭德怀同志走

近，看見这个战士擋着去路，便喝着要他讓开。那个战士火气上来了，霍地一下站起来，罵道：“你这个猪养的！”朴通朴通，朝彭德怀的背脊就是兩拳。彭德怀同志看了那个战士一眼，一声也沒响，朝那战士的衣袖下一钻，跑过去了。

参謀处值勤参謀看見了，很严肃地对那个战士說：“这还行，打起总指揮来了！傳令排，把他捆起来！”傳令排的兩個同志解下綁腿，把那个战士的双手向后捆起，送給彭德怀同志处理。走不上半里路，赶上了彭德怀同志。彭德怀同志看見一个战士双手捆着。忙問：

“干什么的？”

傳令排長譚易搶着回答：“这是剛才打你罵你的那个战士，捆来給你处理。”

彭德怀同志兩眼一眯，笑着說：“誰叫你們捆来的！小事，当时我脾气也不大好，快放他回去！”

那个战士看到彭总指揮这样好，心里难过了好几天，逢人就說：“总指揮真寬宏大量。”

但是，后来有人提起这件事来，彭德怀同志还笑着說：“这是我自己对战士态度不好，我不对。”

彭总指揮在陣地上

作战时，彭德怀同志和很多紅軍指揮員一样总要亲自上陣，战士們都說：“总指揮不怕死，我們还怕什么呢？”所以我們的士气特別旺盛，我們常常能以少数兵力，打敗比我們多几倍的敌人。

記得是一九三一年六月間，那时，第二次反“圍剿”快要結

束了。我軍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配合一軍团，攔腰打击白匪軍。那是一支国民党的精銳部队，无论人数装备都比我軍强得多。敌人派了兩個团占据高兴圩的后山，我軍第二师派了一个連去主攻，彭德怀同志亲自指揮作战。他所在的那个山头，离敌人陣地只隔一条小江。他站在山头，拿着望远鏡一望，只見敌人的火力很强，把我軍压在山腰，他縱身跳起来，提起一把馬刀，洒开大步就走，参謀处的同志紧紧跟在他后面，战士们看見总指揮亲自冲锋陷陣，个个奋勇，人人爭先，一口气冲过了小江，打了一个半小时，便把敌人的气燄压下去了。部队下来宿营时，在路上，我看見彭德怀同志走路有点不正常，忙問：

“总指揮，你的脚怎么走路不方便？”

他站住了，擡起褲子，只見他的大腿被子彈擦破了一块皮，紫黑的血黏住了褲子。他眉头都沒皺一下，笑着說：“小意思，打仗挂花，这是兵家常事嘛。”

（赵海洲記）

（选自“新苗”1957年12月号）

賀龍將軍的空城計

趙清學 張啟正

賀龍將軍獻空城，喜煞永順向子云；

自投羅網逃不脫，全軍覆沒快人心。

話說一九二九年六月間，賀龍將軍帶領紅二軍團來到他的家鄉——桑植一帶，發動群眾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擴大紅軍，建立革命根據地，鬧得熱火朝天。當地當權派和湘西“剿共”司令部慌忙命令駐永順城“防匪”司令向子云馬上出兵進剿，還到處粘貼告示：殺死賀龍者，賞光洋五千元。

向子云不把這點“共匪”放在眼下。他命令他的助手周寒之，營長向捷先和永順縣縣長羅文述領兵五百前往“討伐”，叫他們捉個“活”的賀龍回去領重賞。

那知道，周寒之一幫匪徒們剛到桑植縣西南的赤溪河，連賀龍的影子還沒有看見，就被早已等着的紅軍打得落花流水，死傷三百多人，大敗而歸。

向子云氣得暴跳如雷，怒罵周寒之一陣後，立即向上司何鍵打電報說：“即日親赴桑植圍剿，誓滅共魁，以報黨國。”又向湘西“剿共”司令部拍胸脯說：“五千塊光洋給我准备好，我就拿賀龍的首級來兌現。”

7月1日，向子云帶領他的全部人馬，氣勢洶洶地直扑桑植。一小支紅軍在赤溪河畔阻擊了一陣，裝着不支而退。向子

云大喜，率部紧紧追杀。紅軍撤到桑植城边时，象是不敢招架，連城也沒进，就繼續向城东撤退。

向子云順手占領了桑植这座空城，眼看着他的旗帜徐徐升到城头上，立时露出不可一世的气概，吩咐部下分別向上級何鍵和湘西“剿匪”司令部报捷：“桑植一帶‘共匪’已基本肃清，不日即可凱归。”

向子云躊躇滿志，那料想已成籠中鳥，陷在賀龙將軍給他布置好的天罗地网中了。

原来这桑植地势險要，一面靠水，三面环山。等敌人全部进了空城，賀龙將軍一声令下，各山头上的紅旗都扯起来了。紅旗掩映着紅軍，象潮水般冲向县城。顿时，枪声、喊杀声，响彻云霄，敌人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哩！賀龙將軍手持駁壳枪，率領一队紅軍先从北門杀进城来，东西兩門的紅軍也紧跟着杀进了城内。敌人惊慌失措，仓惶应战，短兵相接，紅軍格外有勁。只見刀光閃閃，枪彈纷飞。敌人混乱不堪，丟下滿街东倒西歪的炮車、彈葯，夾在无数乱跑乱踢的騾馬群中四散逃竄，自相撞倒踏死了不少，还有不少敌兵把枪一摔，跪下投降。

不到一个下午，敌人被歼灭大半。向子云集合殘部，向南門突圍，直奔赤溪河，企图搶渡逃命。紅軍乘胜追击。

說也怪，当紅軍把敌人追出桑植城后，天空突然降下傾盆大雨，天色也越来越黑。敌人不熟悉此地道路，有的摔到溝里，有的掉进池塘里。后来紅軍在田里一个积滿了水的大深坑里，撈出了很多枪枝和淹死的敌兵。

当时向子云好不容易跑到了赤溪河边，回顧身边殘兵敗將，七零八落，潰不成軍。面前滾滾洪水，象万馬奔騰般咆哮

着，天黑雨大，一只渡船也不見。正在这时，早已候在河畔的一支紅軍，好象天兵下降似的，向敌人又来个突然冲杀。一小撮敌人那里还經得起这一着，你推我挤乱作一团。喊爷喚媽跌地落水，紛紛投了降。向子云一看形势不对，猛地翻身上馬，連抽几鞭馬屁股。那失惊的馬跃起腿，跳进了赤溪河，这时河水吼声更大，浪头更高，向子云被大浪翻上翻下，在閃电的刹那，被一个巨浪卷得无影无踪了。

这一仗，就此結束。自此以后，湖南桑植、永順一帶，就流傳开了开头这首民謠，至今三十来年，盛傳不衰。

（选自“人民日报”）